

寿州地名由来及历史沿革(上)

沈世新



寿州古城宾阳门 常永金 摄

寿州在历史上曾先后叫寿、寿亭、州来、下蔡、寿郢、楚郢、寿春、寿阳、寿州、寿县。待我将上述地名的由来和历史沿革,向读者诸君慢慢道来。

现在的寿县属县级行政区,位于安徽省中部,原属六安市辖,于2016年1月1日划为淮南市辖。寿县西临淮河中游,东傍淝水,县城坐落在八公山南麓。地处东经116~117度,北纬31~32度之间。东与长丰、淮南市接壤,西与凤台、颍上、霍邱为邻,南与肥西、六安市搭界,北与凤台、淮南搭界。

古代称淮河以东以南地区为淮夷,寿县县城所在地区,东有淝水,西有淮河,北有群山,由于处山水之间,土地肥沃,适于农耕,远古便有人类聚居,夏朝初年,这里出了一位才高德厚的老人,名叫寿,由于他与人为善,办事公正,很有威望,便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寿,此后便以寿命名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载:

“帝启十一年(癸酉年,即公元前1968年)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。帝启十五年(即公元前1964年),武观以西叛,帝启令寿师征西河,武观来归。帝启封寿于彭,为彭伯。”

据《古今人物》载:帝启有五子,俱封于观,号为五观。第五子名武,又名武观,他封在西河,在冀州以西。武观叛乱,启命寿率军平叛,寿认为是父子之间的矛盾,便恩威并施,采取说服劝降的方法,使武观归降,取得成功,立下大功。帝启封寿至彭,任彭伯。据《史记正义》载:彭在今徐州东所理县,即古代彭国之地。

夏王启的母亲女娇,是怀远涂山脚下淮河边人,大禹的儿子启也诞生在怀远的涂山脚下、淮河边,寿是其长辈,德高望重,他采取说服劝告的

方式,不费兵卒和战争,便收服了武观,立下功劳。启王将寿封至彭国,任彭伯。由于长寿,被称为彭祖。而寿的原居住地,被人们称做寿。这与同时期的古人皋陶(今六安市的古地名)一样。由于寿地北部是山,村民在村头搭建凉亭,供采樵人歇息,因此,这里又被当地人称做寿亭(三国时关云长曾封为寿亭侯)。当时大禹的封地和都城叫寿亭(今河南阳翟县),寿的地名也称寿亭。

大禹时期,皋陶扶佐,负责管理俘虏和罪犯,制订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。大禹曾想将王位传给皋陶,但其早逝。当地民众,将其出生地称为皋陶。皋陶墓在今六安市,经历四千余年,保存完好。皋陶之子伯益,负责农业和山川林泽,发明打井灌溉,保障农业丰收和粮食供应,功劳很大。大禹晚年到浙江会稽山召开全国部落首领大会,宣布将王位传给伯益。不久,大禹死在那里,修建了大禹陵。大禹之子启,掌管军队和征伐。禹死后,启发兵攻打并杀死伯益,夺取王位,建立夏朝,从此废除了荐贤禅让制,开创了以武力夺取政权,建立了父传子的封建家天下制。启王的第五子武观,也招兵买马,发展武装,准备将来与四位兄长争夺王位。但被其父王启发觉,派寿率领军去收服。寿恩威并施,说服劝降。武观归降,寿将武观带至启王面前请罪,消除叛乱。寿立下大功,被启王派到彭国就伯位,称彭伯。但其原出生和居住地,被当地民众称做寿,这便是寿地名的由来。

在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:2012年由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《淮南市志》所载:“把以寿春为中心的十二县作为寿春申君的采邑。寿春本州来邑,考烈王赐十二县地为寿春申君(祝寿),城邑得名寿春。”在《淮南市志》于2012年出

版前后时期,在淮南市和寿县文史界同仁普遍认为寿春地名是楚考烈王,封黄歇为寿春君,并为其祝寿而得名。但本人不敢苟同,因为我手中有《竹书纪年》史料,说明寿是人名,而且有事迹,与皋陶同时之人。近日,余有幸阅读潘国平先生主编的《话说春申君》专著,其中王家运先生的“春申君黄歇封君封地考辨”一文,用翔实的史料,否定了楚考烈王为寿春君祝寿,得寿春地名的观点。笔者深以为然。

现将春申君生平简述于下,可见寿春地名不是考烈王为春申君祝寿而得名:春申君黄歇,原封地在申,即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郑市以南地域,是楚国贵族阶层,楚顷襄王时封官为左徒,是太子熊完的老师。秦国派白起伐楚,黄歇上书秦王,要求与秦修好。秦停止伐楚,但要求楚太子入秦为人质,黄歇是太子老师,便一同入质秦国十年。倾襄王病危时,要求熊完归国即位。秦王不放,黄歇用计让太子回国。后向秦王说明:“熊完回国为楚王,对秦国有利。若不放熊完,立他人为楚王,对秦不利。”秦王认为言之有理,于是黄歇也得以回国,熊完继承王位后,封黄歇为令尹(即丞相),并封为春申君。春是美好的祝福,申是黄歇的原封地,君是尊称。但此时秦国被秦国侵占,考烈王将淮北十二县封给春申君为食邑。食邑即十二县的税赋收入是其俸薪。淮北十二县在今淮北市周围,地跨鲁豫苏皖,在寿春以北,并不包括寿春。当时楚国都城在陈(即今河南省信阳县)。楚考烈王十年,春申君以陈临近强秦,易受秦国攻打,不安全,便建议考烈王将都城迁至巨阳(即今涡阳县附近)。楚考烈王十五年,春申君以自己的封地淮北十二县距齐国近,齐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(第六季)大型征文

国与楚国敌对,同时距都城巨阳也近为由,要求将自己的食邑地改封到吴国故地,即今苏州、扬州和上海等江南地域。同时,春申君开始营建寿地宫城,准备将都城由巨阳迁至寿。考烈王二十二年,众诸侯国合兵攻秦国,考烈王为盟长,春申君为主帅,发兵至函谷关被秦战败。考烈王认为春申君应负战败之责,从此迁怒疏远春申君。战败归来后,考烈王便将都城由巨阳迁至寿,名曰寿郢、楚郢。在此情况下,考烈王决不会再给春申君拜寿,取寿春地名等情。上文内容摘自王家运先生的《春申君封君封地考辨》一文,但此文只是否定为春申君拜寿、得寿春地名之传说,却未说明寿地名的真正由来,本人在此将寿地名的真正源头加以叙述,以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。

大禹治水,踏遍神州大地,将天下划分为九州,即: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大禹的儿子启用武装夺取政权后,建立夏朝,寿地在淮河以东,古时淮夷,或东夷,有位老人名叫寿,德高望重,受村民拥戴,其居住地民众皆称其为寿,其居住地也称为寿。同时期有位人名叫皋陶,其居住地也叫皋陶,即是六安市的前身。夏商时期,寿地归扬州管辖。周朝初年,分封诸侯国,寿地划归州来国,因此寿又被称作州来。州来国君是周成王的弟弟,名叫姬叔度,国都在上蔡(今河南上蔡县),因此州来国又叫做蔡。公元前684年,楚文王六年发兵攻蔡,俘哀侯,命献舞。上蔡,蔡国沦为楚国附属国。公元前493年,即蔡昭侯二十六年,蔡国为摆脱楚国欺压,求吴国保护,将国都迁至下蔡。下蔡包括淮河两岸,河北岸即今凤台县,河南岸即今寿县。由于寿人口众多,物产丰富,经贸繁荣,蔡昭侯将国都迁至寿亭,这里同时又叫下蔡。在这里经历了昭侯、成侯、声侯、元侯、齐献舞。由于蔡国齐侯,亲近吴国,抗衡楚国。楚惠王四十二年(公元前447年),发大兵攻打蔡国,齐侯投降归附,蔡国并入楚国。楚考烈王执政元年,封春申君黄歇为令尹,淮北区是其封地食邑,考烈王十五年,将国都从陈迁至巨阳(即今涡阳县附近)。但他认为寿地比巨阳更适于建都,因而便长期在寿经营管理,使寿成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非常繁荣发达的城镇,并营建宫城。终于在楚考烈王二十二年,与秦国交战败退后,将都城由巨阳迁至寿。这时地名叫郢,即国都的意思,楚国都城原在湖北荆州时,也叫郢。此时的寿,有时叫寿,有时郢,或楚郢,或寿郢。但在历史上也曾建州来、下蔡国都,因此寿也被称为州来、下蔡。秦始皇灭楚后,将此地定名为寿春,将原地名寿加一春字,表示美好祝愿的意思。综上所述,可知寿春地名由来,并不是为春申君祝寿才开始叫寿春的,而是在夏朝初创时便有寿人名和地名了。

“二十四节气”:飘扬在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面旗帜

张纯林

讲述 淮南成语典故 (第五季)大型征文

“二十四节气”,这面飘扬在淮南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旗帜,中华农耕文明是它鲜红的底色,“天人合一”是它中国智慧的哲学表现。两千多年前,当它被完整地记载在《淮南子》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中的时候,“二十四节气”这面中国古代哲学之旗,就以猎猎之姿,在世界哲学史上迎风招展。

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600年之间,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:一群天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在不同的国度相继涌现:在中国,有孔子、孟子、老子等;在印度,有释迦牟尼;在以色列,有犹太先知;在古希腊,有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。他们以非凡的智慧,点亮了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之光;中国的儒道思想、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、以色列的一神教和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。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第一次突破性的大爆发,犹如奔涌而出的喷泉在太阳的照耀下光芒四射。它不仅奠定了人类文明的根基,塑造了世界各国不同文明的传统,而且成为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。这一时期,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称之为“轴心时代”。

“轴心时代”的显著特征,就是这些国家的“精神大咖”们,不约而同的将目光从对原始神学的顶礼膜拜,转向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,这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诞生,人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人。

“轴心时代”的中国,就是春秋战国那个时期,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的盛况,那是一个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、群星闪烁的时代。一大批思想家、哲学家应运而生,形成了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、阴阳等中国特色的哲学流派。

汉初七十年,以西汉淮南王刘安领军《淮南子》学术研究团队,站在八公山之巅,仰望“轴心时代”以来中国“精神大咖”们的思想成就,兼收并蓄,融会贯通,集汉初“黄老道学”之大成,以哲学的智慧,从探索宇宙本原入手,对宇宙生成以及地理气象的演变进行了艰辛探索,从而系统构建出他的“天人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自然观的政治哲学新体系,目的是为大一统后的汉家天下,如何巩固统治地位提供治国理政“道”理和理论依据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中记载的“二十四节气”,以“道”为宇宙万物的本源,阐述了“道始于一,一而不生,故分而为阴阳,阴阳合和而万物生”;“天地之袭精为阴阳,阴阳之专精为四时,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”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:意识与物质,也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。世界上先有物质,后有意识;物质第一性,意识第二性;物质决定意识,意识反作用物质;回答了意识与物质,也即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(统一性),物质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两个哲学的基本问题。

这是古代东方哲学以经验的、感悟的、归纳法的思维方式阐述哲学基本问题的中国表述,是对“轴心时代”以来中国“精神大咖”们思想成就的继承和发扬,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结晶,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,而且,在世界哲学史上与西方古典哲学竞相媲美;是飘扬在淮南八公山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面旗帜。

《淮南子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是“道”。它所谓的“道”是一种混沌未分的“气”,这种“气”散而为万物以后,它自己已不独立存在,而是消融在万物之中,转化为万物。这是《淮南子》哲学对“黄老道学”的继承和超越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开篇就这样说道:“天地未形,冯冯翼翼,洞洞濛濛,故曰太昭。道始于虚霫,虚霫生宇宙,宇宙生气。气有涯垠,清阳者薄靡而为天,重浊者凝滞而为地,清妙之合专易,重浊之凝滞难,故天先成而地后定。天地之袭精为阴阳,阴阳之专精为四时,四时之散精为万物。积阳之热气生火,火气之精者为日;积阴之寒气为水,水气之精者为月。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。天受日月星辰,地受水潦尘埃。”

这段话比较清晰地表达了《淮南子》的宇宙自然观,它所说的“虚霫”作为世界的原初状态,经历了“虚霫”、“宇宙”、“元气”三个阶段,而“元气”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,“道”作为“气”演变分化出宇宙万事万物。对于“道”,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又进一步解释说:“道始于一,一而不生,故分而为阴阳,阴阳合和而万物生。故曰:‘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’”意思是说,道初始于混沌不分的“一”,但“一”还不能直接产生天地万物,所以要从混沌不分的“一”中分化出“阴阳二气”,“阴阳二气”交和便产生万物。因此说:一产生二,二产生三,三产生出万物。可见,“一”就是“道”,是混而未分的原始状态,而万物是“阴阳二气”交合的产物。这说明“道”是物质自然界的原始材料,不是超自然的虚无。

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,先秦以前的哲学称“天”或“天地”以来中国“精神大咖”们的思想成就,兼收并蓄,融会贯通,集汉初“黄老道学”之大成,以哲学的智慧,从探索宇宙本原入手,对宇宙生成以及地理气象的演变进行了艰辛探索,从而系统构建出他的“天人一体”“天人合一”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自然观的政治哲学新体系,目的是为大一统后的汉家天下,如何巩固统治地位提供治国理政“道”理和理论依据。



八公山地质公园内的24节气园 倪军 摄

梦里常忆淮河水

刘千荣

宿,次日乘船过淮河。第一次拜会家乡的母亲河,发现淮河的庐山真面目,发现它比平日看到的河流确实都要宽广很多,只是那水太过浑浊。想起当年闻名全国的男高音歌唱家马留柱曾说他喝淮河水长大的,童年的我还一度以为他家就在淮河边,每天都在直接饮用淮河水。童年的肤浅理解当然不可能。不过直到此时此刻,我突然才真正领悟这话的涵义,其实,我也是喝着淮河水长大的。

在岸边等候了许久,惊讶地发现我们乘坐的客车竟然直接开到了船上,不仅如此,开上船的还有其他大型货车——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宽的河。“仍怜故乡水,万里送行舟”,淮河水就这样把我们送到对岸,到了隔河相望的颍上地界。再到阜阳市站转乘火车。一路北上,过黄河,到达河北邯郸的矿区,开始了我一言难尽的首次打工之旅。

由于饮食习惯等各种因素,我第一次出门打工就遭遇到很多挫折,不久,便怀着失落的心情踏上归家的路。离家时还是一片冬天的萧瑟,再次回到淮河边乘轮渡,堤岸上的淮河柳已经被二三月春风裁剪出细叶,万千绿丝绦在风中舞动,一片生机盎然,多少拂去了我低落失意的心情。淮河水以她博大宽广的胸怀,接纳并安抚我这颗受伤的游子心。

出去和回来都在周集镇的一家旅馆住过,不过给我记忆同样深刻的还有淮河对岸的南照镇,记住了一直不曾忘记。直到差不多五年后,我在工作地上海听到南照这个镇的名字,依然能记起镇子上的街道走向与房屋布局。

后来,我故乡的家搬到镇上,关于庄稼受淹的消息也鲜有耳闻了。

应该是2007年春末,我回霍邱县城办事,顺路去逛了逛有着“皖西千岛湖”美誉的水门古塘,欣喜地看到家乡开始注重以自身人文资源优势进行旅游开发。而我,也算是与淮河水远远地打了一声招呼。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三季) 征文

我老家霍邱在淮河之南,周边不管是叫河还是叫堰,都是淮河的大小支流,脾气秉性与淮河相近。幼时的记忆中,河或者堰干旱的情况不多,偶尔干旱,门前穿田野而过的小河里的水流会越来越细,最后连河底深坑里的水也会被抽干用来灌溉。更多的情况是涝,通常一夜大雨便河水暴涨,乡人们昨晚还没来得及插完的,打成捆的秧把子,次日清晨都漂浮在一片白茫茫的水上。乌云堆满天,绿秧浮白水,看着很有诗意,乡亲们可没心情欣赏,只盼雨停水退,赶紧补秧插秧。一般年份,水涨得急,但退得也快,基本不会给乡亲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

真正见识淮河洪水的厉害,是199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。庄稼绝收不说,有的房屋也被水淹了,不少乡亲深深体会到丧失家园的痛苦。待到云开日出,夏日的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故乡的田野,但由于蓄洪等原因,我们村庄前田地里的洪水仍没有退去,我似乎能听到河对岸的低洼处,泡在洪水里多日的土坯房轰然倒塌的声音……

大水之年必有大治。当年冬天,我随着左邻右舍一起“远征”城西湖,参加水利兴修。全县数以万计的乡民一起战天斗地,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乡民夜晚住在临时搭建的大片大棚内,白天一起挑土筑堤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彩旗飘扬、人影攒动,那一望无际的场面非常壮观。

次年正月初三,当故乡的人们还沉浸在春节欢乐祥和的气氛中,忙着走亲戚拜年,我便跟随一位远房表叔和另外两位工友,一起北上燕赵占地一个名叫峰峰的矿区打工。我们先乘汽车,到周集镇住了一